

革命詩人梁均默

褚問鵑

圍爐夜話應在枕下

梁寒操先生，字均默。近年以來，人多稱之為「寒老」，以示尊敬。今年二月廿四日中午，我接到梁先生寄來的「圍爐夜話」，小冊子。這本小冊子，在我已是第二次見到了。第一次也出於梁先生的贈送，封面係謝冠生先生所題，白底黑字。這一次是綠底黑字，係梁先生題端。首頁還有一首七絕，句云：

「一冊良書用有餘。圍爐夜話渺能如。
為人爲事兼爲學。枕下應當置此書。」

字跡就有點顛抖。封面「圍爐夜話」的「圍」字，尤其抖得厲害。我看了便對兒輩說：

「梁先生的健康，恐怕有問題？你們看他的筆迹，似乎不太正常。」說了這句話，本想去信謝他的贈書，并順帶勸他節勞。但小兒以爲：「時值春節，可能不便說這些話，免得人家不高興。」我還笑着回答：「孩子！看你年紀輕輕，倒比媽媽懂得世故。」於是就因循着不曾作復。豈

料隔天——廿六日的晚間，電視上便播出梁先生逝世的消息。使我嚇了一大跳。疑心自己莫非在做夢？或者是電視機出了毛病？一邊說：

「是與不是，明天看報紙便知。」

誰知第二天打開報紙，竟然證實了梁先生的喪訊。於是撥電話到處探問，所得到的消息是梁先生在「中廣」上班時，突然發病，不治去世的。直到廿八日，中副上有黎晉偉先生的一篇報導，才知道梁先生去世以前的詳細情形。黎先生文末尾，有這樣的一段話，今錄如次：

「梁先生的心臟病是老病，過去幾次病重入院，皆賴吉人天相，轉危爲安。但這次一病不起，却似有先兆。據知有名麗珊女士者，請他寫一楹聯。他隨筆一揮寫出：「溪聲入耳猶聞樂。山翠娛魂勝讀詩。」寫畢即宿疾發作，不省人事。在送醫院途中，即與世長辭，其所書楹聯，墨迹尚未乾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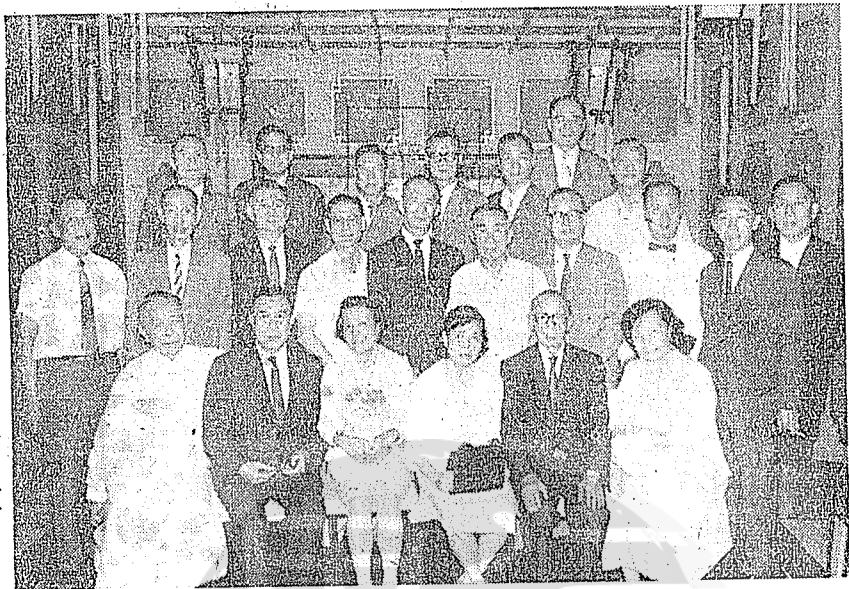
梁先生是一位文化界的鬥士，他忠於革命，忠於黨國。他是一位詩人兼書家，吟詩寫字，直到

最後一刻，在梁先生本人，自是正命而死，可以無憾。但在復興文化的前途說，這一損失，實在是太大了。自從去年秋天，和筆者通信以來，便一直以討論文章道義，互相交換作品，研商如何復興文化，和維持中國固有道統。筆者所收到梁先生寄來的近作，不下數十萬字之多，梁先生虛懷若谷，不以筆者爲不可教，以文字道義之友相期許，今日遽喪良師益友，中心之悲痛，又豈區區蕪文所能盡其萬一！

回溯筆者與先生訂交的經過，亦頗曲折；時間要倒推到三十年以前，先生任張治中部長時代的政治部副部長，由於某種原因，筆者與梁先生見面都不會打過招呼，不久，我就奉調回陳辭公那邊去了。直到民國五十八年七月的某一天，光復會主辦的歡迎羅香林夫婦來台及歡送黃文山夫婦返港的宴會上，梁先生和我都被邀做陪客。梁先生和羅香林他們同席。我則在黃文山夫婦那一桌上，所以也沒有交談。但在散席後，大家會合影留念，互道珍重而別。

「驢德頌」何妨死道旁？

去年（六十三）七月，我景印「先君遺著」



民國五十八年七月光復會歡宴羅香林婦、黃文山夫婦留影前排右本文作者左為梁寒操先生。

復益草堂詩存」完成。而拙作「王充論衡研究」，也於同時出版。此兩種書都是非賣品。於是各揀十冊，托老友周開慶（健廬）先生代為分送友好，周先生於送完後，開了一張名單給我。內中有梁寒操先生的大名。心中雖有一點嘀咕，但書已送出，也就算了。

不意時隔兩天，梁先生就有信來道謝。起先兩封，大約是祕書的手筆，字迹平穩而沒有靈氣。我收下來也祇往抽屜中一放，沒有把它當作一回事。可是第三天，又有印着「寒操緘寄」字樣的信寄來。

封面上的字蹟，龍飛鳳舞，秀逸之氣，透於紙背。我心知這一定是出於梁先生的親筆，便將此信妥藏書櫃，以便保存。

我算算周先生代我送書，不止梁先生一人，其餘九位，皆無一字之遺。惟有梁先生一再來信道謝，心中不無感慨。繼念梁先生從未和我有過交往，他怎會知道我地址的呢？於是撥了個電話問周先生，方知是梁先生收到贈書以後，從周先生那兒得知了我的住址，才來信的。

隔不久，梁先生寄來一長幅親書的「驢德頌」七律一首，并附小跋，說是曩年赴西北時，見道旁驢骨纍纍，感而賦此；句云：

「木訥無言貌肅莊，一生服務為人忙。祇知盡責無輕重，最恥言酬計短長。絕意人憐情耿介，獻身世用志堅強。不尤不怨行吾素，力竭何妨死道旁。」

這張條幅，筆致十分瀟灑，詩中口氣，頗有以驢子自況和自勉的態度，但我以為「力竭何妨死道旁」這一結句，未免太褻瑟了，而且有點不祥。我的人生觀，是審願做「死裝英雄骨」的戰馬，却不願效驢子的為人奴役而死。又因這一幅字太長，裱了也不好懸掛，所以祇是把它珍藏而沒有作其他的處理，但也寫信向梁先生致謝。同時寄了一本文言舊作「禾廬文錄」，請先生指正。這一下，梁先生更高興了。寫了一首七律寄來，謹錄如次：

賦贈 問鵲女士

每羨陽明至樂時，龍場夜起悟良知。
觀人有眼如琉鏡，阿世無心分布衣。
哲士果然出奇女，真人原貴學嬰兒。
瀛洲市隱多餘暇，哀樂何妨盡付詩。

寒操未是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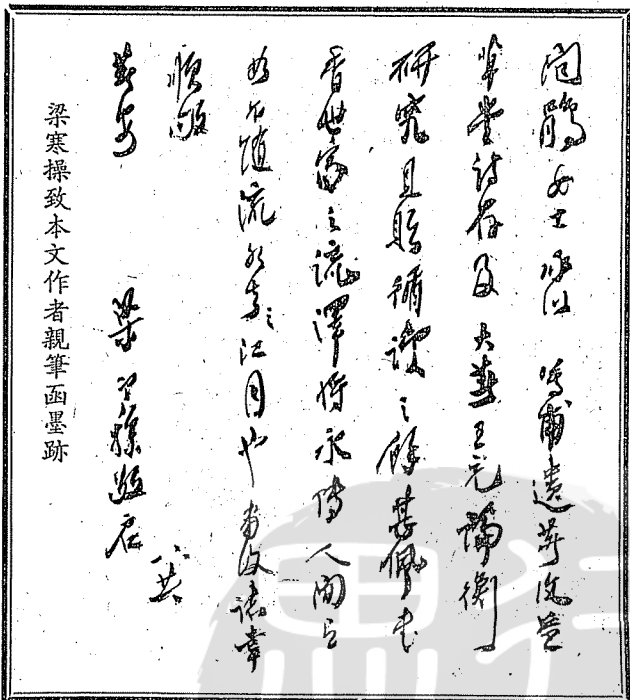
於是，梁先生便把我謄稱為奇女子了。而且還授意中廣的一位袁際九先生，將筆者的生平，作成一則報導，即以「奇女子」為題，登載在自刊報的副刊上。袁先生是一位名記者，文筆極好，不免將筆者渲染一番，說的有聲有色。同時梁先生又來信向我要照片，說袁先生還要將此文

轉載在空中雜誌上。這一下，真把我嚇倒了。我祇是一個極其平凡的人，既不是英雄，更不是豪傑。過去因人成事，談不到對國家有什麼貢獻。梁、袁兩位先生的諷揚，實在使人感到慚愧！刊登自立晚報一節，我事前毫無所知，因此來不及加以阻止。如今再去空中雜誌轉載，是萬萬不敢當的。便去信梁、袁兩位先生力辭。并指出筆者已在「自紀篇」上，借女生馬驟之口，說出了我一生以標榜為恥的信念。請他務必不要再作宣傳，免我汗顏。但是袁先生說是出於梁先生之意，以為若由他人執筆，即無自我宣傳之嫌，詞意頗為懇切。我再四思維，梁先生年高德劭，袁先生下

筆千言，早已享譽文壇，他們都不是輕易肯捧人的。若一定堅執，未免近於不識抬舉了，於是勉強寄了一張近照去。

從此，每隔數天，梁先生必有信來，或者是詩作，多的却是講稿，旨在宏揚中國道統，以及復興中華文化等事。大約梁先生很讀成「禾廬文錄」中幾篇拙作的見解，認筆者為文章道義交中的一員了吧？

國民黨建黨八十週年時，梁先生寄來了七絕一首的景印稿本，其中不少字被手民誤植。我便將之一一改正，寄給梁先生作參考。信剛發出，先生的信也來了，已將訛字改正，但仍有兩字未校出。



吾真知者吾乃無知

讀後深有所感，領會到一個讀書人內心深處的寂寞，不是淺嘗者所能夠了解的。筆者也是篤信基督教義的一人。起初對於梁先生的贈詩中頗有禪意，覺得不可解，還去信表示了自己的人生態度，及至看了這段敘述，方啞然失笑自身的淺薄，轉而佩服梁先生心境的高超了。

計自去年八月，梁先生與我通信論交以來，承蒙賜寄的詩文稿甚多，除「言論選輯自序」以外，尚有「宗教與科學須同流並進」。和增訂的「人類首次登陸月球書感」長詩。梁先生用「低頭蘇格拉底絕慧語，吾所真知者只在吾乃真無知。」作結語，真有筆力千鈞之妙，不是斷輪老手，誰又想得出用這樣富有哲學意義的句子來結束如此偉大的煌煌巨製呢！

此外，先生又開始用語體寫了一首：「公餘服務團歌」。共分三節，文理淺近，婦孺能解。第一節的結尾是：「我們團體的精神，光明燦爛。」以上兩句用複唱，更顯得生動活潑。第二節的末尾：「我們團體的精神，活虎生龍。」最後一節的結句更有力量：「我們團體的精神，永恆堅固。」二、三兩首的末兩句，也都和第一節一樣，用複唱方式，加強力量。

這是我最初拜讀到梁先生用語體作歌，也是最後一次了。曾經去信表示讚佩。我說：

「舊體詩寫得好的人，稍一推移，對於新體詩便覺游刃有餘。反之，若祇懂得作白話詩的人，要他去作五言八韻的話，那就必然會變成「薛

不知怎麼，我忽然想到了梁先生的健康問題，一個文人，對自己的作品，必然是十分注意的，訛字不能校出，注意力不能集中，已可概見，況且先生來信的信迹，一次比一次顛抖，這都是健康有問題的象徵。而先生連寄兩次「梁寒操言論選輯自序」的排印本，兩次都改了很多，而且是同樣的，那麼，到底有沒有改正付印呢？我不便問。見自序中有：「老年心境，時感孤立。公餘愛閱佛學著述，借助於其空觀以排愁澁，亦頗收自得之樂，惟終深信上帝，不肯皈依佛教耳。」

婚」體了。

梁先生的答覆是，一連寄來了「李長吉集」。「疏香閣遺集」。并來信勉勵筆者多作舊體詩。彷彿在告誡我道：「你的舊體詩還不會作好，豈可見異思遷又想作起新體詩來呢。」

是的，論文章之道，我敢於說我是不怕誰的。談到詩，我就有點怕見老師了。原因是在暮年時代，曾以寫詩之故，而產生了一場悲劇，貽恨終生。遂立誓不再作韻語。然而我和梁先生究竟十分客氣，此等私事，怎好向一位長者去說呢？因此，梁先生一直在盼望我成爲詩人，而我所繳的却一直都是白卷。到今天即使想作說明，也

已經來不及了。不知梁先生的在天之靈，能够鑒此苦情，而予以原有否？

三不朽可以無憾矣

梁先生爲了復興中華文化，不顧自己的病體，依然到處講演，關邪說，揚正義，舌敝唇焦，做到了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兩句話。凡是有過講演經驗的人，都能知道，講演是最傷神的，比普通講書還要吃力，即使有擴音器，但聲調的抑揚頓挫，前後詞句的控制，以及會場氣氛的掌握等等，一場兩小時的講演，比上二十小時的課還要辛苦，而憑一位已經上了年紀而有心臟病的

人，如何能够不倒下去呢？當我讀到了他的許多結構謹嚴而又生動有力的講詞以後，曾去信勸梁先生節勞。但梁先生豈肯因爲區區一個文友的勸告而就放棄他爲主義盡瘁的意志呢？明知說了也等於不說，但我還是說了。我也不過盡其心之所安而已。

現在這位文化戰士，終於倒下去了。真是復興文化前途莫大的損失。因爲人才不世出，即出了一個人，其聲望與地位，也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夠培養起來的。

至於就梁先生的本身而言，立德立功立言梁先生都已具備，可以無憾了。

懷 東 雲 章 先生

胡 光 鹿

余初識雲老於民國十九年，時雲老任天津中國銀行副經理。余因鐵路事，與中行交涉，得經理卞白眉先生之介，晤雲老，同職雖有林鳳苞、王遵斌、潘仰山諸君，獨雲老最爲卞公倚重。當時國內工業方臻萌芽，中交及南北各大銀行爲適應工廠需要，正向各業投資，爭求發展，以雲老學專經濟，後又任鄭州分行經理，故華北各省紡織工業之貨放，多責由雲老處置，工廠得其助者，莫不欣欣向榮，雲老措施

公正廉明，聲譽亦因而大著。嗣因東北變起，余由京津轉川服務，未通音問者達十餘載。迨抗戰軍興，余渝居與中行總處爲鄰，時相往還，得悉雲老負責撤退豫豐等廠機器，及中行物資人員，西入川陝，備極艱苦。及任陝行經理，又就殘餘物資，多方拼湊，辦成雍興等廠及其他十餘機構，裨益抗戰，業績卓著，尤爲董事長宋子文所稱道。勝利後，宋公任行政院長，統一管理全國所接收紡織事業，都紗統一百

八十餘萬枚，大小工廠八十餘所，職工八萬餘人，組織中國紡織建設公司，敦聘雲老總其成。惜大陸變色，雲老僅能搶運極小部份機器來台，重組雍興，不能盡其長，於是各方慕名而求其教助者踵至，雲老類皆竭力義務指導，尤以倡助嘉興水泥廠，觀成而身退，澹泊足風。雲老一生，主持規劃各公營事業，當世用爲楷模，個人則從不經營私業。晚年除任立法委員外，輒對公益機構，如全國工商協進會，生產力中心等負責領導，不遺餘力，一言一舉，彌不爲人重視。終以身心疲勞，甫逾米壽而遽逝，余以葭莩親誼，且知之較早，今值其九旬冥壽，謹爲文以誌其生平之萬一。